
馬宗霍著

中國經濟學史



序

經者載籍之共名非六藝所得專六藝者羣聖相因之書非孔子所得專然自孔子以六藝爲教從事刪定於是中國言六藝者咸折中於孔氏自六藝有所折中于是學者載籍雖博必攷信於六藝蓋六藝專經之稱自此始也仲尼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遭秦焚書經籍用熄漢興收摭散滯書往往頗出至孝武帝罷黜百家而後經乃定於一尊然離於全經固已遠矣綴學之士保殘守闕分文析字則章句訓詁之學起由漢以降垂二千年儒者轉相講述學凡屢變雖有醜有駁其名氏篇第自前史皆存而不絕也昔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嘗溯諸經授受而爲之圖明朱睦㮮授經圖則刺取各史藝文志及儒林傳就章氏圖而廣之者論者謂條析諸經之源流朱氏書實爲嚆矢顧弗能辯章得失清初萬斯同儒林宗派搜采較博又僅列名氏且不限於傳經朱彝尊經義攷周贍矣然體大而

冗有三失而無是非可謂說經之書目亦非經學之史也晚世有皮錫瑞爲經學
歷史始自具裁斷與但事鈔疏者稍殊惟持論既偏取材復隘其以經學開闢時
代斷自孔子謂六經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蓋不能無譏焉宗霍生當經
學放廢之後閔斯道之將喪懼來者之無聞爰踵前修竊有所輯按時分述都十
二篇知有愧於甄明冀或免於誣妄其于歷代經學盛衰異同之故覽之者儻尙
有取乎斯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初秋衡陽馬宗霍紱於南都寓齋

目次

第一篇	古之六經	一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七
第三篇	孔門之經學	一三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一九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二七
第六篇	兩漢之經學	三五
第七篇	魏晉之經學	六一
第八篇	南北朝之經學	七三
第九篇	隋唐之經學	八九

第十篇 宋之經學·····	一〇七
第十一篇 元明之經學·····	一二七
第十二篇 清之經學·····	一三九

中國經學史

第一篇 古之六經

六經先王之陳迹。此爲莊生所述老子之言。陳迹者。史實也。後儒六經皆史之說。蓋從是出。是故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見易。即易之始也。制嫁娶以儷皮爲禮。見禮周古史攷。即禮之始也。作瑟五十絃。樂名立基。一曰扶來。見世本及學經詩。即樂之始也。造駕辯之曲。作網罟之歌。見王逸楚辭注及元結補樂歌。即詩之始也。鄭玄詩譜序謂詩之興也。諫不于上。皇之世。似不信伏犧時爲有詩。然自大庭以還。又疑其有大庭神農之別號。是亦在三皇之世也。是易詩禮樂三皇已肇其端矣。及黃帝時而有書契。於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亦有其具。事爲春秋。言爲尙書。故白虎通溯春秋之始。謂自黃帝以來。隋書經籍志溯尙書之始。謂與文字俱起。蓋五帝時六經皆有萌芽矣。三皇無文。或由書契已後。仰錄其事。若唐虞之世。則煥乎其有文章。故易詩禮樂之用尤顯。考之尙書。言九江納

錫大龜。是卜筮之法已行。則易之用也。舜修五禮。觀羣后。伯夷典三禮。作秩宗。則禮之用也。夔典樂。教胄子。則樂之用也。詩言志。歌永言。則詩之用也。逮夫姬周。制作益備。六藝之守。各有司存。見於周官經者。大宗伯掌邦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禮有專守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樂有專守矣。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詩有專守矣。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易有專守矣。小史掌邦國之志。鄭衆謂卽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又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謂卽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書與春秋亦漸有專守矣。蓋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周監二代。郁乎文。雖自爲一王之法。實兼存前代之制。故六藝之目。至周而特詳。章學誠謂周公以周禮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殆謂此耳。然六藝雖各有分掌。而成屬於禮官。則又以六事不亡。王文典禮者政典之編持。班固所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也。

六藝大備於周。方其盛時，史掌之。故府藏之也。自珍曰：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醫史職之，實者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劉師培曰：韓宣惠魯親射太史，首見易象，則易掌於史。五帝三皇之書，掌於外史。傳曰：史籀書，則書掌於史。風詩采於輶軒，魯頌作于史克，鄒招聞于倚相，則詩掌于史。韓宣惠魯史策見春秋，而孟子之解春秋也，亦曰：其文則史，則春秋掌於史。老聃爲周史而明禮，襄弘爲周史而明樂。則禮樂掌于史。史籀以篆書詔民，史其學在官。惟其在官，故施之於教。則道一而風同。發之爲政，則俗佚以爾。雅教子則小學，亦掌於史。

成而治定，及周之衰，官守放廢。六藝道息，諸子爭鳴。自孔子時，卽已殘缺不完。其在詩也，九德六詩之歌，舊凡十有五流。史記稱孔子所見古詩，雖尙有三千餘篇，然加以去取，僅存風雅頌三者。九歌篇什，既不可見。比賦興亦難復別。是三千篇中，已無九歌與比賦興。使誠有之，則大師所教者，孔子不容六去其三。蓋合十五流計之，其數當更在三千以上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與札乃又云：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雖復摘別，則殊滋後人之惑。世儒因疑風雅頌爲異體，比賦興爲異辭，而六詩之經略途混，不知比賦興宜各自有主名區處，不與四始相擊也。詳見餘析章君六詩說。

其在書也，舊兼存三皇五帝之書。緯書璇璣鈴稱，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見尙書序疏所引。其言雖不盡可信，然今尙書起於堯典，則知三皇之書，當時不可睹。朱子曰：周禮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若果全備。其在春秋也。舊彙存邦國四方之志。則周初所定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間編脫落。不可遽曉。五等之封。實千七百餘國。宜各有史。而太史年表。止存十二諸侯。其他且有無世家言者。若謂因秦火殘缺。則十二諸侯之事。又焉得獨存。蓋孔子時固已不具。春秋所存。已不及十之一矣。至若禮樂二者。

則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故殘缺尤甚。漢書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厲之衰。諸侯好論法度。

顯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又曰。禮樂二者相與并。孔子因乘以如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孔子因乘以如周。問禮於老聃。訪樂

於萇弘。旁皇求索。悞得緒言。然其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二代之禮。以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已不能徵。故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所謂能言之者。亦由周禮推而上之也。樂則舊存六代。而

孔子之所稱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他則未嘗多及。或於時亦

不傳耳。惟舊之三易。獨無所缺。孔子所學者。雖爲周易。而記稱孔子欲觀夏道。得夏時焉。欲觀殷道。得

坤乾焉。坤乾則歸藏之書也。連山首艮。艮者人也。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謂之人統。故先儒謂夏時即

連山之用也。左傳襄九年。穆姜爲筮。遇艮之八。杜預注云。雜用連山歸藏周易。此亦春秋時三易皆行之證。桓譚新論云。連山藏於闕台。歸藏藏于太卜。則知漢初三易尙存。蓋古之

六經。至孔子時。其存而可攷者。約略如此。

孔子兼綜六藝。故網羅特富。搜訪獨勤。古籍大觀。宜在孔氏。然見於春秋內外傳者。若左史倚相之所讀。韓宣適魯之所見。羊舌肸之所習。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所教。季札觀樂之所奏。與夫叔孫穆子子服惠伯。白公子張。單穆公。閔馬父。觀射父。卻缺。成鱗。諸人之所誦述。亦皆古籍之遺也。而諸子書之所稱引者。復所在而有。其前於孔子者。如管子法禁篇稱。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書之泰誓同。小匡篇言蒐狩之禮。八觀篇言國有蓄積。與周官戴禮同。此外同於左氏傳者尤多。其與孔子並世者。如晏子春秋之引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進退維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側弁之俄。諸文均與今所傳之詩同。諫篇下言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與書無佚同。而全書之同于左氏傳與戴禮者亦多。其稍後於孔子而與儒家立異者。墨子最號博聞。墨子南傳。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因學紀聞。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四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案此亦墨子博學之證。引經更富。書則七患篇引夏書。殷書。周書。尚賢篇引湯誓。呂刑。距年之言。尚同篇引呂刑。術令。太誓。距年。兼愛篇引太誓。禹誓。湯說。天志篇引太誓。明鬼篇引禹誓。商書。非樂篇引湯之官刑及武觀。非命篇引禹之總德。仲虺之告。召公之執令。

及太誓詩則所染篇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詩佚尙賢篇引大雅桑柔章及周頌尙同篇引周頌載

采章及小雅皇華章兼愛篇引小雅大東章及大雅抑章非攻篇引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詩佚天

志篇引大雅皇矣章明鬼篇引大雅文王章禮則明鬼篇引虞夏商周三代聖王建國營都擇壇置廟

之禮節葬篇引古聖王葬埋之法樂則三辨篇引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春秋則明

鬼篇稱吾見百國春秋又稱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餘杭章先生有言墨子稱

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祕書蓋謂此也他若孟荀韓呂諸家所引經文雖繁已在孔子刪訂六經之後大

抵以孔子刪訂之本爲主但可以證秦火以前之經。王充論衡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具在可觀不足以證古之經矣。顧以正說

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世儒咸言孔子述而不作。是固然矣。然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

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漢書儒林傳云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篤籍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又藝文志於易則云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於書則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於詩則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於春秋則云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據史漢之文則知孔子於六藝易則有傳書則有序詩則有去取禮則有從違樂則有正春秋則有義易有傳而後聖道始明書有序而後作意始顯詩有去取而後可迹盛衰禮有從違而後可攷質文樂正而後可與移風易俗春秋行而後可以勸善懲惡雖

曰述而不作。而作已寓于述之中。故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蓋古之六藝。自經孔子修訂。已成爲孔門之六藝矣。阮元曰。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未修訂以前。六藝但爲政典。已修訂以後。六藝乃有義例。政典備。可見一王之法。義例定。遂成一家之學。法僅效績于當時。學斯垂教於萬禩。家語載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也。改正其義。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釐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何其盛也。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洵知言哉。

晚近學者。或則篤信今文家說。尊孔子爲素王。謂六藝皆孔子託古改制之書。實爲後王立法。或則牢守古文家說。儕孔子於良史。謂六藝皆周公國史之舊。孔子不過傳述而已。是二說者。竊以爲皆過也。孔子嘗言。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則託古改制。夫豈孔子之意。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千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以明周召之蹟。一君無所鈎用。是孔子於舊有六經。初但治之。欲以用世。及乎周流不偶。始將所治之經。加以修訂。以之垂教。故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

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此言追定，最得其實。非初挾意爲後王立法也。或疑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而其事蹟則皆在六經。使六經不爲改制立法，何以比隆王者？此亦似是而實不然。餘杭章先生有言：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中夏所以振業垂統者，孔氏也。六籍既定，民以昭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斂于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于堯舜，豈可得哉？可見欲尊孔子，自有其可尊者，在不必係於改制立法矣。雖然，孔子固不改制立法，然遂以良史位孔子，則亦失倫。蓋孔子修訂六藝，雖本之於史，然史之職守而弗失而已。所謂良史，亦不過洞見治原，迹其所終始，足以存故實，備咨諏。至如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知乘要執本若老聃，斯尤史之上選也。而其所以自處者，善守善持，非同孔子以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爲己任也。且孔子於六藝，既有述有作，作蓋手定，述亦筆削。其間擇改因革，大有經營，則亦自與泛言傳述有別。龔自珍曰：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準斯以談，則史實爲孔子所用，孔子固不欲以史自居，而良史又詎

足以盡孔子哉。要而言之。以六藝爲政者。王之業。以六藝爲掌者。史之職。以六藝爲教者。師之任。孔子有德無位。蓋以六藝爲教者也。稱曰素王。孔子之道。不從而大。是之謂評。儕之良史。孔子之道。不從而小。是之謂簡。夫惟萬世之師。則尊莫尙焉。亦卽孔子之所以自處也。